

齊略一沈吟。便對李蓮。這事不必耽憂。我們應該盡力設法挽回。萬一失敗。也算不得老班大錯。李聽了搖頭道。這是你的敷衍話。這事若果實行。我還有面子。還能在商界裏說話嗎。

齊道：「李的性格，十分高傲。却伴做着關貴卑鄙的樣兒。」齊道：「笑的說道：『我勸老班。這也是沒法的事。還是將就些兒。和他們通一通氣罷。』李不等說完，便跳起來道：『老齊，你當我是什麼人。』將就，死了口眼也不閉的。你別這樣奚落我。你好好兒給我一個正當法子。」齊道：「正當法子呀。那末就打幾個電報。說老班不日要來查帳定奪。你們總得想個萬全的法兒。那絕路算盤是使不得的。」李攢着眉頭，頓了許久。方才說道：「好嗎。你就這樣給我起個電稿。并且向各支店要不一樣的。你今天夜裏就耽擱在這屋子裏。我們倆儘通夜的工夫。辦他一個滿堂紅罷。」齊經理如理不理的搭趣着道：「可以的。我今夜就在這裏辦了罷。但是我意思，總應該敷衍他們一下子才是。倘若老班執定一毛不拔的老主意。看得自己地位過高。手段過辣。那就未免不識事務。枉拍了幾多空文電報。只怕沒有絲毫效力的。」

李有些不爲然的意見。鼻子裏似乎哼了一聲道。難道我是個土偶麼。我化了幾多本錢。耗了幾多心血。倒作成了人家的造化嗎。你的主意。雖然是目前收急的方法。但是我是個鐵漢男兒。決不肯無端屈辱的。你那電稿。還是依着我的愚見擬出。我是打定主意。至死不變的了。齊經理聽了李老班決裂的話。不覺沈了一沈。面色上很有些表見。只是連忙自己鎮定。掉轉口風。對着李老班道。那是總應該依着你老的主意做去。這些本是你老的特權。我們那有參預的道理。還請你老不忙。我今夜就在這裏。擬定電稿罷了。李老班道。當真的麼。一面就手捺電鈴。唧鈴唧鈴的響了一陣。一個小學生直跑進來。這邊李老班指着左旁的沙發道。拿齊先生的鋪程挪來。今夜裏就在這裏住。小學生答應了。走出門外。不多時鋪程便由一個侍者肩了進來。果然鋪設在沙發

上。侍者照例把門掩上。從此屋裏就只有李老班和齊經理兩個人了。

過了一宵。約摸早上九點鐘時。齊經理方才從李老班屋子裏跳出來。

來。把手裏的電報稿子一一發了。這當兒。他的臉色却欣喜到了不得。和尋常日子截然不同。左右的人。也不曉得他是什麼緣故。只見他料理店務幾句話。便出去了。直到夜間沒有回來。不料李老班臥室裏一片聲響。都道潑天大禍告發了。連忙招齊經理。那裏有個影兒。趕到家裏。也是不見。你道老班屋子裏什麼潑天大禍。原來老班就在這裏送了性命。乃是一手槍穿胸而死的。究竟是人暗殺的。還是他自尋短見。沒有決定。但是這案出於齊經理同榻的第二夜。未免人家有些議論。所以必須齊經理出頭表白。方才打破疑團。這天。齊經理居然來了。宣布他老班許多的手筆。證實是自尋短見。與己無干。一方面店裏各位朋友。都站出來請願道。如今李老班死。各務極其紊亂。總得有個熟手接替。那末……還是……齊經理……好好。……我們從此就稱他做齊經理罷。

小說日報寶塔詩

報
巧精
好料材
道公價售
豪文是輯編
妙精篇篇說小
笑哈哈你還了看
告廣貨國是蠢的登
號特出期期刊增期星
少不趣興者讀進增部樂俱
寶珍如貴史小名家說小代近
照寫會社是真象現怪觀日年十
曉知都就界世月一了版出才海上

松廬

小説日報

中華民國十二年二月十七日 壬戌年正月初二日

星期六

發行主任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廬父
廣告主任 孫緯才
增刊主任 嚴美孫

浙江壬戌水災籌賑會乞賑

小説日報彙刊第一集出版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茲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二集續出)

本報發行部謹啓

上海聖約翰大學招添附屬中學新生簡章

概不報名
招考費須先期到校繳報名費洋一元或開明姓名通信處用中文函報亦可報名應物投考時隨帶筆墨及本生最近四寸小照
本校給用納費如由郵局匯票函保險寄下年學費不收空函無效無論取此費概不給還均於開學日前十天起近肄業學校課單或證書呈驗考卷由校肆業者每半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或分行理處就託繳納書籍費到校後按價另繳
本校詳示通信處即當寄奉不誤

校址 樊王渡海細章請

上海震旦大學招插班生
本大學此次只招插班生
 未曾讀過法文者概不考

凡取考期正月廿八二開學三月一號住址法租界呂班路一四三號章程函索即寄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讀者俱樂部第三期爲慶祝新年號第四期爲武俠號第五期爲社會號仍照舊章不分門類不定時日不限文體每號截止以後二期發表之日爲止所有應貼印花及郵票代用之例即行廢止讀者諸君從速惠稿是幸



小說話

言情小說談 (二)

許廣父

(四) 愛情小說。這一類簡直沒有什麼道理可言。大概拿言情小說的底子。加上些三不四的香艷的詞句。就加上這愛情兩字的美名。也有就男女兩方的情事。鋪排得熱鬧一點的。也叫做愛情小說。這一類倒比上文所說光就詞句上設想的。理由要充分一點。

(五) 慘情小說。這一類大概和愛情兩情兩難。差不多遠。不過表明他這書的情節和詞句。寫得很慘切淒涼罷了。

(六) 奇情小說。這一類是專指言情小說中情節較爲奇異的而言。

(七) 愛情小說。

(八) 濃情小說。

(九) 怡情小說。這三種坊間也常常聽見。但一般言情小說家。却並不承認這類別。那都不過是俗劣劣劣。標新立異。煽惑青年的一種作用罷了。

新年最佳禮品

大前門香烟 商務印書館總經理

去做。不但家裏沒有飯吃。連吃藥的錢都沒有。前回大家說要罷工。中間有十幾天沒有進款。祇得向人家去借點錢用。到過年時候。不但沒有錢去辦些年貨。還要想法子完人家的借款。可是苦極了。想起那些辦工廠的資本家。衣服錦繡。食厭魚肉。到過年幾多快活呢。有時還要到我們的工廠。實在太良心了。又指着這位杜君說道。像爾們學堂裏就好了。若是和校長或教員鬧起意見來。大家要罷課。罷了課回到家裏。依然有現成的飯吃。莫說罷一月兩月。就罷一年兩年也不著急的。他本不知道我們正在討論罷課的事。被他激空這一說。我和杜君不覺大笑起來。這位工人見我們笑着。不知就裏。便起身到廚房裏和娘姨們談話去了。我和杜君又繼續談了一回同學的事體。等他去後。我內人馬上帶着小孩子出去了。

過不去

盧父戲作

唉。這萬惡的年關。教我怎樣過得去呢。

我每年到了年底。總是這樣子講的。

唉。節關又到了。這一節。我可萬萬過不去了。

我每年到了節邊。總是這樣子講的。

唉。月底又到了。可怎樣跑過去哩。

我每月到了月底。總是這樣子講的。

我這不是假話。實在句句是真話。不信。有我的許多親友。可以作證。

年關。節關。月底。每……又……

可見天下沒有……

這三行虛線兒。有人能破填出實句來麼。我斷他是個嘗過無味兒的人。我認他是個同調。我許他是個朋友。

齊老班

許指嚴著 鄭逸梅贈

小說

元旦的所聞 (續)

元覺

校長怕越鬧越厲害。不如提早放學。聽他們早點回去。大家一走散。風潮就鬧不成了。我說。爾們校裏鬧的風潮。不是早已解決了麼。報紙上都載過的。爲什麼又說鬧風潮的話來了。他說已經解決的是前一回。這回鬧得更大。校長怕起來。所以提早放假。恐怕非放假所能了事。我說前回は爲政治上的事體。這回爲的什麼事呢。他說。前回は爲的是政治。和學生本身沒有什麼利害關係。經人調停。就容易解決。這回爲的是試驗問題。和學生自身關係很大。學生的意見。要取消這試驗式的考試制度。免得受教員的束縛。可以自由練習。誰知校長偏要壓制學生。不肯取消。大家受了冤屈。無處可訴。不得不同盟罷課。雖然中間也有幾個甘作奴隸的學生。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定例。祇得同聲附和罷了。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似乎聽到大門上有人敲了幾下。我急忙去開門。却沒有敲了。以爲是外面小孩子弄頑耍的。轉身進來坐着。忽見一個工人模樣走來。向我拜年。實行叩頭起來。我也回了禮。請他坐下。

這個工人從前本是替我辦差的。後來我不再雇了。把他薦進一個工廠去做工。我請他坐了說話。當初還不肯坐。經我再三說他不要這樣客氣。他才坐了。我問他近來的情形如何。他說我自從進工廠去。已經一年了。起初每天祇賺兩三角。現在加到四角。一個月裏。除了星期不作工外。不過得著十元光景。還有家小靠我過活。一天包一天。媽媽胡胡可以過得去。若是生病不能

彙編消閒月刊時。指嚴前輩。撰來白話小說齊老班一篇。奈月刊旋止。此稿未及刊入。擱置篋中。已被蠹蝕。茲檢得之。錄寄枕亞座父兩子。俾載諸小說日報。鄭逸梅識。

我在店裏幫了多年的忙。如今錢也賺足了。場面也闊大了。小老班都討了老婆。那件不是我的心力換來的。我雖然在店裏有些權柄。多分些花紅然而到底總不是我的主權。他像煞有介事。處處把老班架子搭出來。我可一輩子伏在他的手下嗎。我……我……總要想法子才好。有了有了。我便橫一橫心腸。用這樣對付他就好。這是那樣人的說話。原來是一引軍服公司裏的經理先生。他坐在帳房裏自言自語。這當兒。忽然一個小學生進來喊道。齊先生。李大老班請你說話哩。齊先生嘴裏咕嚕道。請什麼。又要給你裝幌子哩。一面說。一面走。走進一座密室。內中陳設華麗。一位中年八字鬚。衣服華美的人坐在中間。斜靠着錦墊的醉翁椅。想必就是李大老班了。眼見齊經理走進來。便把身子一欠。說聲你坐。有緊要事兒商量呢。齊經理慢吞吞的答道。又什麼緊要事兒。這樣着急。李大老班便把嘴一努道。你出去罷。小學生答應聲是。疾忙走出這李大老班叫齊經理坐下。皺着眉頭。擺着拳兒。態度很不安詳。好像有什麼大不了的兒。攔在心頭。急急的低聲問齊道。你可知道麼。如今某某分號裏已經出了岔。於前天便有特別消息。說起來竟被那一家運動。做了倒帳。甘心叛道。要和我們總公司脫離關係。並且還要把我的資格名譽。完全推翻。今天又來了一個急電。你可知道麼。齊冷笑道。這電直送你老這裏。我那裏曉得個中玄妙。李聽齊話。把眼瞇了一瞇。歎口氣道。這不是同室操戈。蕭牆生變嗎。一面說。一面把手到袋裏去一掏。掏出一個信函兒。順手遞給齊道。你看罷。齊接過來輕輕展開讀道。「漾電諒已達覽。今雙方密約成。局勢全變。支店不日宣告停閉。萬不得已。乞火速指示。謹。」

。舉止深沉。是一對極有作為。極有學問的男女。光復之時。君武投在浙軍部下。他妹子素霞女士。却在紅十字會中供職。南京一役。二人都立了功勞。只因賦性剛直。不善奔競。所以大局一定。君武並沒有什麼好處。只在省中一個中學校裏。當了一個教師。素霞却仍在紅十字會當看護婦。他們家又沒有什麼財產。引不起人家垂涎三尺的。却怎地也會鬧出這等事情。惹出這般禍端呢。我目擊了這樁禍事。心中突然一震。身子便一軟一軟的。差不多全身的神經都麻木起來。等得眾人快走完了。我還痴痴的。我立在那車子旁邊發怔。那些人只當我是等什麼人呢。却也沒人理會。那知天下湊巧的事儘多。我本來不等什麼人。忽然在這失神落智的時候。真個來了一位故人。他見我怔怔立着。便在我肩上一拍。拍了一下。道。老五。今天到上海麼。我被他一驚。驚得直跳起來。忙的回頭一看。不覺大喜。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三

東越許廣父著

道。原來是劉三哥。三哥那裏來。倒曉得我。……劉三並不答話。只笑着問我道。你等誰啊。等回給那班狼虎虎士瞧見了。又說是什麼形跡可疑。我聽了這話。心中又是一驚。因問。三哥可是從家中出來。我們同走罷。劉三依言。和我携着手兒。一同出了車站。劉三却先有他們公館中派了汽車等接。我便叨了他的光兒。同坐汽車。向北而行。車中。我才把所見情形。講給劉三聽了。劉三嘆了一聲。道。可不是麼。方才的事情。我也聽見的。因車中還有幾位朋友。講了幾句話。所以落車遲了一步。却就聽見你了。這男女兩人。竟還是你的朋友麼。我點了點頭。未及說話。劉三又太息道。不瞞五弟說。我這回子到上海來。一大半也爲的吃這些人的苦頭呢。我大驚道。怎麼說。像三哥兄弟這般好人。也會做他們的目的物麼。這又奇了。這又奇了。劉三聽了。冷冷一笑。道。老五。你這話真可謂不知

世務之談。現在的時世。正是小人得志之時。不做好人。怎麼會吃他們的虧呢。我聽了。呆了。劉三又道。你是知道的。我和老四。雖算不得什麼道德之人。然而數十年來。我們家在地方的善舉。和幫助別人的事情。也不曉做了多少了。承這些鄉人的情。總都衆口一詞。說我們還是忠厚人家。如今嘉興一府中人。說起我和老四。誰不獎譽幾句。就是此番光復的時候。我雖沒披堅執銳。立點汗馬功勞。究竟捐助的軍餉。也有五六萬金之譜。我們兄弟倆。可都是務農經商。安分守己的人。世代以來。都沒有做官的人。難道我們還想在政界中。出什麼風頭呢。也不過說說國體共和。人民都該盡點義務。不求有功。藉此免過罷了。那知現在的時世。真是天翻地覆也似的。竟有超出尋常意料之外的。唉。這世界真不易做人了。……劉三說到這裏。稍稍頓了一頓。又說道。五弟。你可知

四

東越許廣父著

道我有一個族弟。叫什麼利生利生的。這人。你好像也見過一次的。是麼。我記了一記。道。是了。好像有這個人。從前我們同在學堂的時候。他不是在什麼米店內當夥計。常來問你借衣服借錢的。有一。你不給他。又教訓了他幾句。他就翻轉面皮。說你沒有同族之情。罵得一個狗血噴頭。畢竟你又借給了他。才把他打發去的。可是這東西。那不是我什麼好人呀。劉三聽了。嗤的冷笑一聲。道。誰說他是好人。這等東西。也配說人麼。老實告訴你。我這回子跑到上海來。……就爲的是吃他的虧啊。我聽了這句。又失聲道。怎麼樣。這等人也會與風作浪。攪亂世界起來麼。劉三從鼻子裏哼出一點兒聲音來。半晌。却不說話。只氣得他面上發出一陣紅色來。我也不再發聲。只呆呆地聽着他。靜候他的報章。這才見他又嘆了一口氣。說道。總而言之。人心是隨時代爲轉移的。時代一變。人心可

本前門香烟乃在中國最先製造之五等香烟



門前大英商公總司公理

讀者俱樂部

賀年卡片

胡宜文

達到新年前幾天。各家書局裏。都陳列着陸離光怪鮮艷奪目的賀年卡片。真是美不勝收。一般人士。樂而購之。這麼一來。好了幾個書局子。多幾注進款。到也是個投機事業。但是苦了幾個綠衣郵差了。

光陰好似插翅一般的飛去。今天又是一個新年了。賀年卡片。又要雪片一似的投來投去。記得那一年的新年裏。我接到一個朋友寄來的賀年卡片。拆開一看。到弄得我莫名其妙。如墜五里霧中。你道爲何。原來這卡片上面。寫着「蜜斯胡」的字樣。當下我狠奇怪。這是什麼玩意兒呢。越想越不明白。難道這位朋友與我開玩笑不成。於是我就大興問罪之師。寫了一封信去問他。爲什麼把我的男性。改做女性呢。雖說「蜜斯」與「蜜斯脫」的中間。只差一「脫」字。但是男女性的區別。都在這一個「脫」字上。所以這「脫」字在這裏。真是非同小可。什麼你偏偏不寫。這明明是你惡作劇。來挖苦我。該當何罪。……不上二天。他的回信來了。約略說。我並不是惡作劇。實在因爲我一時將幾十張賀年卡片。分封投郵。匆匆忙忙。失於檢點。才弄出這笑話來。或者別位朋友。也將收到同樣

錯誤的賀年卡片。我只得告一個冒失的罪。至於這位「蜜斯胡」。是我的未婚妻。伊不是姓「何」麼。你不知道麼。不過伊是人可「何」。不是你的古月「胡」。你的譯音是對的了。可惜中國同音的字太多了。我將起倉頡於九泉之下而問之。爲什麼造這許多同音字啊。我讀了這封信。如夢初覺。方才恍然大悟。原來如此。

爹爹今年不要誑我了

沁庵

父對子說。「兒呀。今天是元旦。你要好好的讀一天書。包你一年到頭。聰明智慧」。子答道。「爹爹又來誑我了。我記得每元旦。爹爹是這樣對我說的。我聽了爹的話。辛辛苦苦的。讀了一天的書。誰知到了後來。爹還是罵我笨塊呢。好爹呀。今年不要再來誑我了。」

義務通信

一仙君鑒徵求廣告過遲不得已再抄示一紙要寫得清楚一點 本社
心父吾弟汝年底會否回家中有父親遺訓兩本急待刊印請掛號寄來由交通路清華書局轉交可也 兄盧父
嵩雲菊影二兄鑒屢承惠稿感謝莫名讀者俱樂部三四五期徵文均已發表仍望賜稿爲幸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種先期預告讀者倘有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概贈現金(一)一元(二)八角(三)六角(四)四角(五)二角特別佳作另酬不在此限不受酬者請于篇末注明每篇字數至多五百爲限以有趣味者爲貴篇首題目須就原稿刻成木戳務請繕寫清晰來稿不合恕不登報抄襲家幸勿惠顧稿寄本社信面請寫明星期增刊編輯部(附告)第十一期增刊爲春節號第十二期上燈號

鈍根書例

四尺橫聯二元 五尺三元 六尺四元 八尺六元 條幅每條與橫聯同 中堂視條幅加倍 匾額字二元 大字逾一方尺者加倍 執扇摺扇每面二元(不伴小楷)名刺一元(須製銻版)書面題簽二元(劣書不題)尺頁每方二元(長闊逾一尺者加倍)

(收件處) 上海寶山路升順里念五號王寓 上海棋盤街中華圖書館

神州新淚痕

因著 楊塵
塵因先生擅長白話長篇小說所著新華春夢記久已膾炙人口此書係社會小說尤爲先生精心結撰之作與新華春夢記異曲同工全書四十回分上下兩冊定價一元六角發行所清華書局



藝林

祝癸亥元旦「續」

許廣父

何以證之。蓋者民國肇建。項城以權術得總統。期年之間。奸志悉露。殘志士。散議會。收黨羽。排異己。鞏固之下。人人自危。民黨既敗。袁勢益張。為久竊高位之計。存帝制自為之心。洪憲改革。西南與師。於是乎有洪憲之亂。袁氏死之。黃陂繼任。政以忍成。段氏輔之。事專擅。府院風潮。日有所聞。張勳乘之。而擁立清帝。於是乎有復辟之亂。張勳遁焉。此其亂之最大者也。自是厥後。變故相尋。更無寧歲。段氏用安福則又敗。陸氏用兩粵則又敗。莫廣專演政則又敗。子春殘鄂人則又敗。四川有熊劉之爭。則兩敗俱傷。陝西有閻郭之閥。則督軍自刻。及其近事而言。則奉直之戰。不崇朝而作霖敗績。桂粵之爭。一轉瞬而炯明下野。此其彰彰明者也。苦更毛舉細列。詳晰言之。則勝敗之機。黜陟之數。有非僕所能盡者焉。夫兩虎爭食。非傷則死。軍閥相殘。事同此理。故數年之間。起伏乘除。循環報應。勝敗消息。捷於影響。冷眼視之。直同傀儡。此無他。民心望治。甚於渴飢。雖有強力。衆莫為用。故以兵威之盛。羽翼之衆。勢力之厚。根基之固。而戰端一啓。瞬見消亡。如枯之被摧。朽之被拉。曾不能作數月之持也。此特就往事論之。若以未來言。南北兩方各自猜忌。貌為玉帛。陰備兵戎。時機一至。爆發無疑。然往例具存。誰能倖免。競爭結局。終亦借亡而已矣。故自其禍。向無已時。自其實言之。軍閥不盡。民治難望。人民苦痛。更無盡期。與希望其相持而不發。毋寧希望其速發而早斃。方今軍閥日衰。民意日盛。此中消息。顯已可見。數年之後。大局將平。共和成績。於斯乃睹。以我卜也。期不遠矣。告我同胞。振刷精神。速圖自決。拭爾雙目。觀彼下場。今年新歲。請以此祝。非第今茲。來年亦然。此年致祝。祝爾無疆之康。

筆劃

愛吾廬筆記

季應

吾邑西鄉。有村曰樟樹。以村之四周。悉為樟樹所樹繞。且樹大都可數抱。故曰樟樹。

遊記

殘冬游記

病愁

世人之談遊者。每以春秋。而余獨取冬。尤取夫一歲將盡之殘冬。蓋春雖呈蓬勃之象。而花聲鳥語。在足動人之悲思。秋則氣象蕭殺。每能使人志氣頹唐。故俱非所宜。至遊行而時逢殘冬。雖耳目接觸。多覺寂無生趣。花樹呈憔悴之色。風雪作淅淅之鳴。而暗中却藏有無窮快憾。蓋枯盡則榮。無沈寂斯無興發。此為事理之繩墨。且飢寒足能養成人耐苦之習慣。尤為有益於吾輩。明乎

大前門香烟 無人不知之最優美之香烟



大英商社總經理

此。則雖肌戰膚裂。亦能忘其苦。而以冬遊為樂矣。今年余在歲末二月。每於瓦霜池冰之晨。風凌寒侵之夕。或友朋數輩。或信足獨步。其若冷寺古塔之間。趾印追逼。即或斷碑殘碣之旁。亦多徘徊。狂生之行止誠奇。遊遊之生面別開。今者倦遊已返。爰以會遊景地。略取一二。記諸楮紙。亦足使後遊者。得所問津也。(未完)

藝集

贈王美玉歌史(二)上下平三十韻

孫綺芬

秋水為神玉作膚。新粧時樣邁羅敷。等閒欲識春風面。且向琴台展畫圖。嚼徵含宮啓瓊扉。珠走盤中足品題。我是周郎能顧曲。屢曾擊節為頭低。油壁香車住海涯。亭亭玉立妒吳娃。裙拖八幅湘江水。(成句)吹氣如蘭絕代佳。我是傷春唐杜牧。江湖落拓壯心灰。曾經滄海難為水。今日題詩雅興來。秋水橫波綠點唇。展圖疑似寫真真。可人如玉飄然引。為誦陳思賦洛神。樓台絲管競紛紛。紫韻紅腔到處聞。一語美人心鏡明。香飄丹桂步青雲。

諧海

綺芬勸某主筆文

鄉人某甲因事出外。數日未歸。一日清晨回家。其妻睡與方濃。甲潛啓其戶。見榻前有男履一雙。大驚。急呼捉姦。家人咸集。始知與其妻共榻者。為其表兄新娶之妾。妾故上海人。遺體適如男子也。相與大笑而罷。

江湖浪語

覺園

男女平船

一。包車自入叢中來。大呼曰。讓開讓開。連衣服。一少年服飾麗都。昂然徐步行街心中。不肯避讓。竟為包車所碰。即扭車夫訴之警署。署長坐堂訊問。先據少年呈訴車夫壞其衣服。請求賠償。署長問車夫曰。爾有何語。車夫目視署長。不發一言。署長再三盤詰。仍如故狀。顧謂少年曰。伊一啞子耳。何必與較。少年曰。爾在街上拉車時。大呼讓開讓開。撞過衣服。嗚嗚不休。豈遽啞耶。詐耳。署長曰。然則彼已明告人走避。爾何不避。挽車而來。靜不告人。則咎在彼。聞聲不避。於彼何尤。遂不受理。少年退。車夫曰。使我與彼對辯。則曉曉不已。是非一時難決。我不語而彼必舉我所語以為證。則我不辯而自明矣。故止謗莫若不辯。

叢談